皇明通紀法傳全錄

皇明通紀法傳全錄卷七

東莞　陳　建　輯　　西湖高汝栻　訂

雲間　吳　楨增刪　　高𪸩㷆　正
　　　　　　　　　　　貽燉

洪武十年正月，賜翰林承旨宋濂致仕。濂行既有期，上眷念猶深，曰：「卿去，何時復來見朕乎？」姑徐徐行。由是朝夕左右者，累日。時詔求直言，朝臣有上萬言書者，上厭其迂衍，怒欲罪之，以問羣臣。濂順意者指其疏爲不敬當抵罪。上詰之而怒未解。濂曰：「彼應詔上疏，其心爲上耳，烏可深罪。」已而上覽疏中有足採者，召順意之臣訴曰：「吾怒時，若等不能諫，乃導吾誅之。」是以青詆

一字之褒榮于華袞

陶衍亂休臣之道嚴贓吏之誅違行不辟

火耶向非宋濂之言不幾誤罪言者耶及頻行賜楮幣文綺及御製文集二代誥命皆 上親製 皇太子又賜衣二襲 上又問濂曰卿今年幾何濂曰六十有八 上曰藏此綺俟三十二年後作百歲衣也濂頓首謝 上復囑曰大江漲不可行宜循內河至家仍命使護行濂感恩請歲一來朝 上許焉

上嘗延譽濂曰古人太上爲聖其次爲賢其次爲君子若宋濂之事朕十九年未有一言之僞消人之疑寵辱不驚終始不異可謂君子人乎抑可謂之賢者矣

上謂中書省曰官員聽選在京者宜早與銓註即令赴任毋得淹滯在京輒經歲月銓選之後以前爲差皆與

迨後淹于侯遲因于道途僭僭而取償于官驛吏不可勝紀矣

討西番

以制辭官孝而有休

道里費仍令有司給舟車送之著為令

二月命衛國公鄧愈大都督沐英等討西番分兵為三道併力齊入破番部川藏覆其巢穴追至崑崙山斬首不可勝計遂遣陝州等衛將士分戍碾北等處而還

三月　命監察御史李鐸往誠意伯劉基家取其觀象玩占天文諸書先是基子璉遵父命收諸書藏石室中俟服闋上進及鐸至璉即日出諸石室悉取送官從鐸赴闕言其父遺命　上喜欲官之璉以未終制辭甫釋服除考功監丞尋兼監察御史後擢江西參政○始定天地合祀之典初從陶安之議冬至祀天于員丘夏

以天合人
以明準幽
一理貫徹

建大祀殿

聖主至明
爲民之心
何其迫切
如是

至祀地于方丘行之既久風雨不時天多變異　上因覽羣議獨斷于衷謂天地猶人父母爲子之道致父母異處安得爲孝乃採古明堂遺制卽圜丘之舊址以屋蓋之名曰大祀殿并列合祀六宗之神各築壇以從饗每歲正月擇日行禮焉

九月初中書省免浙西今年秋糧以去年水災人民艱難故也

四月誅戶部主事趙乾以其賑饑遷延視民死而不救

黜臨淵縣丞王基以言皆謬戾欺罔朝廷

六月　上謂中書省曰清明之朝耳目外通則下無壅

如此則言路焉得不通

克今之統業而湯之日躋文王之心非兢兢業業之共

蔽國家治否實關于此今後令天下臣民凡言事者實封直達御前。遣廵按御史廵按州縣。遣羅斛國遣使奉金葉表貢象及方物。上謂侍臣曰前代庸君暗主莫不以垂拱無爲藉口縱恣荒寧不親政事殊知治天下者無逸而後可逸朕即位有年常以勤勵自勉待旦即臨朝晡時而後還宫夜臥不能安席披衣而起或仰觀天象見一星失次即爲憂惕或量度民事有當速行者即次第筆記待旦發遣朕非不欲暫安但祇畏天命不敢故耳朕言及此者但恐羣臣以天下無事便欲逸樂股肱既惰元首叢脞民何所賴書曰功崇惟志業

底惟勤衛群臣但能以此爲勉朕無憂矣○置通政使司掌出納諸司文書敷奏封駁之事以曾秉正爲通政使

鄧愈卒

十月衛國公鄧愈自河州班師至壽春卒訃聞 上哀慟追封寧河王諡武順

愈器量宏偉沈毅謙恭慎密臨大敵而不懼有大功而不矜禮賢下士寬惠愛人所歷廣德宣城嚴陵撫南昌襄陽八郡之民皆懷其德

四川賊茂土酋董貼里作亂命御史大夫丁玉討平之進封中山侯湯和爲信國公封沐英爲西平侯○都督

濮眞死節

僉事濮眞征高麗被執死之眞鳳陽人國初從舉

義以忠勇被遇有功歷官都督至是征高麗被執高麗王愛其驍勇欲降之真厲色曰吾爲天朝大臣視爾夷君猶若下風敢以此望我耶王怒欲兵之真大駡曰夷虜爾害吾吾主必滅爾國爾不知吾大丈夫有赤心肯爲爾屈耶即抽刀剖心示之而死王初意止欲迫脅真降不虞真之死也真死王大懼遣使入朝謝罪并歸真從行兵士　上曰濮真當危難秉義不屈忠義可嘉追封樂浪公謚忠襄表其門曰班超羣將志邁羣雄時真子璵生甫數月即襁褓中封爲西凉侯以報真功　秋南番渤泥國入貢賜以金幣

渤泥在西南海中，景秀地廣，泉甘水清，草木暢茂，畜產甚繁。石城茅屋，王乘輿，官跨馬，頗有威儀。國人勤生，種植織績，抱布，男女咸務常業，市有交易，野無寇盜，稱樂土焉。

宋濂來朝，越十四日見於端門，上見大喜，自是日侍上遊，恩禮備至。

十一月皇孫允炆生。

皇孫頂顱頗偏，大祖撫之曰：半邊月兒。知其不克終也。及讀書，莊聰慧，嘗詠新月詩云：誰將玉指甲，掐破碧天痕。影落江湖內，蛟龍不敢吞。上不悅，以其非吉兆也。

詩自好

有內使以文事內廷者，從容言及政事，上怒責之，即日遣還鄉，終身不復用。諭羣臣曰：自古賢明之君，有謀必與公卿大夫謀諸朝廷而斷之，于巳未聞近習嬖侍。

宦者關寺之情深悖成關寺之覺。

言首規鑒聖子神孫所當恭原者恭者也

得預謀者。況閹寺之人朝夕在君左右出入起居聲音笑貌日接耳目其小善小信皆足以固結君心而便僻專恐其體態也苟一爲所惑而不之省將必假威福竊權勢以干政事。及其久也遂至于不可抑而階亂者多矣朕常以爲鑒戒故立法寺人不過侍奉灑掃不許干預政事今此宦者雖事朕日久不可姑息決然去之所以懲將來也乃制內侍不許讀書識字

高汝栻曰高廟舊制內侍不許讀書識字至　宣廟始以翰林官教之于內侍監聖祖所制良有深意可謂思患豫防之遠矣。

朝覲考績之始

戊午洪武十一年正月徵天下布政司官及各府縣官

祖制若此今時猶拘資格何耶

澤及野鬼仁恩可謂遍洽無遺矣

衣帶懸牙牌之始

松番貢

來朝命吏部考績官殿最上謂吏部曰朝廷懸爵祿以待天下之士資格者為常人設耳若有賢才豈拘常例今後庶官之有才能而居下位者當不次用之由是李文煥自西安府知府費震自寶鈔提舉俱擢為戶部侍郎其餘九十五人悉量材超擢郎中知府知州等官

勅中書省議減鹽價　上曰鹽價太重商人無利以致輸粟者少故議減之○御製表文諭祭安東滁陽二縣野鬼時永嘉侯朱亮祖奏二縣之野暮夜多鬼民人皆驚故製文以勅之○給朝參文武百官牙牌懸帶出入以防姦偽○李玉討松潘蠻平之置松州衛戍守其地

○北平有警命信國公湯和與列侯韓政郭興俞通源黃彬等練兵臨清以聽調遣

四月命江陰侯吳良督造皇堂於陵所上以前所製皇陵碑記皆儒臣粉飾之文不足爲後鑒乃親製皇陵碑備述昔日之艱以示後世○以萊州知府韋俊爲兵部尚書明州知府余文升爲工部尚書

五月南番彭亨國及百花國各遣使奉金葉表文來朝貢二國前代皆未嘗通中國

彭亨在東南海島中並山山傍多平原禽獸希少草木繁茂沃土宜穀饒果蔬其俗上下親狎無寇盜男女椎髻好誦佛經煮海爲鹽釀椰爲酒產片腦諸香花錫物百花在海中依山爲國國中有奇花異樹民

給饒賞、商釋孜、往紅猴、鼠、倚琥、瑁、孔雀、飼狐鳥、胡
椒、時國王剌了剌者望沙亦遣人智亞壇來朝貢、
六月以朱熒貲爲禮部尚書、○元嗣君愛猷識理達剌
殂其子脫古思帖木兒立　上遣使往祭之○選武臣
子入監讀書
八月詔免應天太平鎮江寧國廣德徽州六郡及長興、
安吉宜興江陰四縣今年秋糧○西番洮州等處戎寇
爲亂命西平侯沐英爲征西將軍率都督藍玉王弼金
朝興吳復張龍葉昇謝成聶溫周武曹興等統兵征之
首取什朵降其萬戶乞失迦夷其部落俘獲無算洮州
十八族番兒三副使狂符朵箇只阿烏阿卜商等擄納

九詔蠲免秋糧

三征西番

緬甸之始

討五開叛蠻

讀此歷過正可數聚

斷七站之地英等進兵擊之

九月　十三奉天殿頒曆於諸王百官

十一月臨江侯陳德卒追封杞國公○以梅殷爲駙馬都尉尚皇第二女寧國公主殷思祖從子

十二月封諸王栢爲湘王桂爲豫王後改封代王國大同楧爲漢王後改封肅王國甘州植爲衛王後改封遼○駙馬都尉曹國公李貞卒文忠父也○命總兵官辰州衛指揮楊名討五開叛蠻破之

己未洪武十二年正月十一日合祀天地于南郊大祀殿○上聽朝之暇延諸儒臣賜坐便殿講論治道將國

所學而緘默不言宜加貶黜

于學官李思廸馬懿緘默不言　上覽之勑諭國子師生曰自今爲師爲弟子者一以孔孟爲法以副朕責望之意慎無如李思廸馬懿也○助教吳伯宗進講東宮陳正心誠意之學　皇太子嘉納齊收典籍○沐英等

平洮州等處戎寇

兵至洮州古城番酋三副使等師衆遁去我師追擊敗之斬頓石州叛逃土官阿昌七站土官失納等遂于東籠山南築城戍守既而番寇引兵來敵我師大敗之生擒三副使等斬俘數萬得納鄰七站之地歸于職方置

置洮州衛

洮州衛設官領兵守之○沐英平洮州戎寇捷書到　上曰洮州西番門戶築城戍守是扼其咽喉也遂命置

衛、

二月命曹國公李文忠往河州、岷州、臨洮、鞏昌等處整

治城池督理軍務○安置日本使僧于陝西

按日本卽古倭奴國、海中諸夷倭奴最大西南至海

東北大山國王世以王爲姓羣臣亦世官地分五畿

七道三島又有附庸國百餘拘邪韓最大其國小者

百里大不過五百里戶小者及千多止一二萬皆倭

種也漢武滅朝鮮通漢者三十餘國倭王最雄長者

邪馬臺卽邪摩維歷漢魏晉宋隋皆朝貢稍習華俗

唐咸亨初惡倭名更爲日本其俗男子兒頭斷髮黥

面文身婦人被髮屈紒皆跣足間用履其喜盜輕生

好殺天性然也物產金銀琥珀水晶硫黃水銀銅鐵

白珠、青玉蘇木胡椒細絹花布螺鈿漆器扇犀象刀

劍鎧甲馬交市華人喜得童男女錦綉絲綿磁針

國朝洪武二年寇山東並海郡縣及淮安三年又寇

山東轉掠浙福旁海郡是年遣萊州府同知趙秩賜

璽書諭其王良懷王禮秩、具狀遣使隨秩奉表稱臣

夷狄大有
帝治庶無
門不治則
紊伏其邪
心矣

入貢使未至又掠溫州 上又遣僧祖闡無逸問諭之王遣使同二僧入貢是年寇海鹽澉浦掠溫州仍令浙福造海舟防倭又寇福建海上諸郡六年以于顯爲總兵官出海巡倭倭寇登萊七年以膠州是年遣僧來貢無表文却之其臣亦遣僧貢馬茶布刀扇亦却之令中書移文責王九年遣僧歸廷用等奉表及方物謝罪賜王及使文綺有差已而上覽表曰良懷不誠詔責之十二年入貢無表文命安置之

三月遼東守將潘敬葉旺以高麗遣人致書來奏 上曰高麗行禮一節非彼殷勤之言蓋間諜之萌也人臣無外交爾等其慎之既而後以龍州鄭白等率男婦來降爲奏 上曰高麗僻居海隅其俗尚詐其性多頑如墮其計爲害豈小春秋有云毋納逋逃不然邊患由此啓矣○上以春秋本之魯史列國之事錯具間出欲究

春秋本末
賊

始終、輯于考索、命東宮文學傳藻等纂錄類聚、王是有成命曰春秋本末。○四川賊賁等爲亂、焚掠十四州縣、四川都指揮使司以兵討之不克、王是監玉盡殲其衆、平之。○指揮李實從沐英平西羌、與虜騎遇于土門峽、大戰數十合、我兵少却、張兩翼出其後、以精騎蹂之、虜大敗、實躍馬乘勝深入、俄爲流矢所中、流血被甲、裂創復戰、勇氣百倍、會日暮收兵還營、翌日創甚、輿還肇昌卒、事聞、追贈大都督府僉事。○西安城中皆鹹鹵水、不可飲、王是曾國公李文忠以爲言、乃命西安府官役工鑿渠甃石、引龍首渠水入城中、縈繞民居、始得甘飲、

以進賢納諫爲要者實眞切之論第眞知者少耳

四月以儒士吳沉爲翰林院待制　上與之論持身保業之道曰人當無所不謹事雖微而必慮行雖小而必防不慮于微終貽大患不防于小終虧大德常人且然況人君乎沉對曰聖慮及此誠社稷永安之道○上御奉天門視朝畢顧謂吳沉曰人主治天下進賢納諫二者眞切要事也沉對曰誠如聖諭但求之于古能行者亦鮮是以亂日常多治日常少　上曰使其眞知賢者能與共國何有不進眞知諫者在于忠已何有不納沉對曰陛下此言誠國家興治之要

閏五月勑遼東守將潘敬葉旺曰奏至知高麗龍州鄭

白等率男婦來降特未審將軍議其計否高麗僻居海隅其俗尚詐况人情莫不安土重遷豈有舍桑梓而歸異鄉者耶中國方寧正息兵養民之時爾與東夷接境慎勿妄生小隙使彼得以藉口符至之日開諭來者令還以破彼姦若我正而彼邪彼果不減則師出有名矣其來降者切不可留春秋有云毋納逋逃不然則邊患將由此而啓矣詔以北平久不雨今年夏税秋糧盡行蠲免

六月沐英等班師至京 上以諸將征西有功封藍玉爲永昌侯王弼定遠侯 張龍鳳翔侯 吳復安陸侯

葉昇靖寧侯、謝成永平侯、張溫會寧侯、曹興懷遠侯、周武雄武侯、金朝興宣德侯、並食祿二千石、子孫世襲指揮使、上又以都督仇成積有功勞、封安慶侯、亦食祿二千石、子孫世襲指揮使、

八月、遣使齎勅諭宋國公馮勝、時勝督建周王宮殿于開封府、將以九月興役、以其時民當種麥、諭之曰、中原民食、所恃者惟麥耳、近聞爾令有司集民夫、欲以九月赴工、正當播種之時、而役之、是奪其時也、過此則天寒地凍、不得入土、來年何以續食、誠恐小民之怨咨也、勅至、其即放還、俟農隙之時赴工、未晚、永嘉侯朱亮祖

鎮廣東令羅職居江寧

先祖以定浙左平閩中征兩廣伐四川行定未下州縣七年同何文輝鎮北平十一年經覶淮陽又鎮廣東嘗出軍民三萬人拓廣城八百餘丈在鎮所爲多不法番禺知縣道同上其事勘皆實上念其功不下吏但令羅職居江寧未幾病卒

靖海侯吳禎卒

禎字翰侯濠州定遠人追封杞國公

命都督僉事張赫代海運省遼東

詔徵天下博學老成之士先是 上謂禮部曰爲國得寶不如薦賢朕自臨御以來十有二年思得賢士以熙庶績然博學老成之士匿德藏光甘于窮餓不肯輕出宜下有司悉心推訪禮送于朝朕將顯用之○江西布

政使沈立本遣人徵故元吏部侍郎伯顏子中子中飲鴆死

子中西域人通春秋五領鄉薦累官至江西行省都督陳友諒陷贛州子中募壯士復城不克間道入福建行省子中出奇計收復建昌遂浮海獻捷元都授福建行省郎中累遷至吏部侍郎出使廣東比至而廣已歸附子中墜馬求死不得折一足于是變姓名浪跡江湖寓居進賢北山先是其妻子已爲江西參政揚憲送京師有弔之者子中答曰吾身且不有矣暇顧妻子哉誓不復仕嘗懷鴆自隨曰有彊我者當以死答之踰歲聞而義之不之彊至是立本專使招之子中慨然曰吾今死亦晚矣乃具牲酒祭其祖父師友作歌飲鴆而死

徽寧國府訓導陳𨍏爲翰林編修○訪求卜筮人○貶右丞相汪廣洋于海南道卒

愛憎同貨慝而遂至名位俱喪而身隨之忠公君子豈其然乎

廣洋與胡惟庸同在相位惟庸所爲不法廣洋知而不言、上察其然、勑以洗心補過、廣洋內不自安、久之、占城貢物使者既至、廣洋不爲引見、上下書切責之、廣洋懼甚、至是御史中丞涂節言誠意伯劉基爲胡惟庸毒死、廣洋宜知狀、上問廣洋、廣洋對無是事、上頗聞其實、因責廣洋欺謾、居海南州、次太平、復遣使勑之、廣洋得賜書懼甚、遂自縊、

天賜雲奇以保安　聖躬不然幾落賊中矣劉誠意之先見徐輝困之忠言奇少監之

庚申洪武十三年

正月丞相胡惟庸等謀逆、內史雲奇發其事、皆伏誅、

胡惟庸黨逆謀已定、詭言所居井湧醴泉、邀上往觀、惟庸居第、近西華門、守門內史雲奇知其謀、乘輿將西出、奇走衝蹕道、勒馬銜言狀、氣方勃、舌駃不能達意、上怒其不敬、左右撾棰亂下、奇垂斃、右臂將折、猶指賊臣第、弗爲痛縮、上方悟、登城眺察、則見故第內兵甲伏屏帷間數匝、上亟反、遣兵圍其第、罪人一一就縛、并其黨御史大夫陳寧、中丞涂節等皆伏誅、上召雲奇、死矣、深悼之、追封右少監、賜

弄誠可爲三不朽

是奢心邪之人不可一日使大權落其手

葬鍾山命有司春秋致祭仍給酒掃戶六人○按惟庸自楊憲誅後總中書政事專生殺黜陟以恣威福內外諸司封事有病己者輒匿不聞四方奔競者趨其門諸武臣多附之徐達嘗言于 上惟庸忌之達有閽者福壽惟庸陰誘爲己用冀以圖達乃爲福壽所發昔劉基亦言惟庸不可用知而恨之會基病以毒藥中之事在八年正月惟庸兒女妻善長從子祐相結禮幾安吉侯陸仲亨平涼侯費聚見惟庸專政往來益密庸令令掌管軍馬又與陳寧在省中閱天下軍馬籍令都督毛驤取衛士劉遇賢及亡命魏文進等爲心膂太僕寺丞李存義善長之弟惟庸之婿父也以親故往來惟庸家惟令存義以邪謀說善長事皆未發會惟庸子有馬馳衆于市奔入輓輅中傷死惟庸殺輓輅者 上怒命償其死惟庸請以金帛給其家

上不許徐節乃 上變告時商暠謫降中書省吏而亦以惟庸陰事告 上命羣臣更訊惟庸辭窮不能隱遂論死又以徐節本爲惟庸謀主見其事不成始上變告乃誅節併陳寧餘黨皆伏誅

胡惟庸辭連李善長陸仲亨羣臣請罪之 上曰朕初

太祖何負于善長仲哉

起兵時善長來謁所言多合吾意遂命掌書記贊計畫功成爵以上公以女與其子仲亨年十七父母兄弟俱亡恐爲亂兵所掠持一升麥藏伏草間朕見之呼曰來遂從朕長育成就以功封侯此皆吾初起時股肱心腹吾不忍罪之其勿問○革中書省罷丞相等官不設陞六部爲正二品衙門分理天下庶政改大都府分設左右前後中五軍都督府

皇明祖訓云自古三公論道六卿分職並不曾設立丞相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漢唐宋因之雖有賢相然其間用者多有小人專權亂政今我朝罷丞相設五

語古無聯

深有所懲故立重刑以警之

蘇稅賦役科派原較之他郡尤爲煩重

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門、分理天下庶務、彼此頡頏、不致相壓、事皆朝廷總之、所以穩當、以後子孫做皇帝時、並不許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請設立者、文武羣臣即時劾奏、將犯人凌遲、全家處死、

二月、以嘉興知府薛祥爲工部尚書、○命戶部減蘇州松江嘉興湖州四府重稅糧額、吳中自昔號稱殷富、元末張士誠據以爲資、與王師相抗者十餘年、徐常二大將統兵二十萬圍姑蘇、百戰而後克、　上憤其城久不下、惡民之附寇、且受困于富室、更爲死守、因令取諸豪族租佃簿曆、付有司、俾如其數爲定稅、故蘇賦特重、而

松江嘉湖次之蕃以慰一時也至是乃命藏其額○元

僞國公火脫赤知院愛足屯衆和林爲邊患　上命沐

英總陝西兵討之由亦集乃路渡黃河歷賀蘭山涉流

沙至其境去其營五十里英下令分軍爲四一襲其背○

二掩其左右英率驍騎當其前夜銜枚以進合而圍之○

脫火赤等駭惑不知措俯首就擒獲其全部以歸

四月命羣臣各舉所知以備任用

五月甲午雨震謹身殿大赦詔曰朕以非德託于萬姓

之上奉天勤民于茲十有三年矣不期宰輔失職四姦

擅權使賢愚陷于不義朕思創業之艱難念守成之不

易首除姦惡鋤根剪蔓爰及餘黨然刑戮之際不無過焉甚非上帝好生之德乃于是月初四日申時雷震謹身殿朕甚懼焉于是赦天下罪者除十惡不赦外其餘已未發覺結正罪無大小咸赦除之○賜御史臺左中丞安然歸鄉里命韓國公李善長理臺事

詔洪武十三年天下秋糧盡行蠲免○遣使齎勅諭江陰侯吳良豫章侯胡美即胡廷瑞改名停罷王府一切役作宜以昭上天垂戒之意

時良董建齊王府于青州美董建潭王府于長沙因雷震謹身一切停罷聖祖可謂遇災而懼克謹天戒者矣

纂錄臣鑒錄

六月以蘇恭讓爲漢陽知府、

恭讓爲治簡而明嚴而不苛漢陽府近省城凡徭役科徵倍于他郡故政繁而民困前守無敢言者恭讓每遇重役必爲申理事多節省民賴以安、

上以天變避正殿羣臣上表固請至是凡兩月然後受朝于正殿○胡惟庸謀叛事覺 上以朝廷用人待之本厚久則恃恩肆爲奸究乃命翰林儒臣纂錄歷代諸侯王宗戚宦官之屬悖逆不道者凡二百二十人備其行事以類書之既成賜名曰臣鑒錄頒告中外之臣俾知所警、

七月遣使齎符召興化府學教授吳源湖州府學教授

童冀赴京復遣使召儒士王本杜祐龔斆趙民望杜斅李延齡李幹楊艮卿王成學吳愼明劉仲海鄒魯任宋季子至京至是 上坐武英殿西廡召見諸儒使各言志本等對曰爲士者貴幼學而壯行然求之往昔懷致君澤民之志而不遇明主道不行功不立徒湮沒于世如此人者豈不悲哉臣等草野愚陋學不足以明道才不足以經世謨猷 聖上以儒臣召與圖治道臣等遭遇恩榮誠千載一時慶幸何如若不思報稱是自棄于明時何以稱士 上悅故命 置四輔官兼太子賓客位列公侯都督之次秩正三品告于 太廟 以徵至

置四輔官

聖主崇儒直追古今無兩

諸儒王本杜祐龔斆爲春官杜斅趙民望吳源爲夏官惟秋冬官未得其人以本等攝之每賜坐講論治道且令圖其像各賜衣三秩又有待漏詔記之賜旣而王本犯極刑召前御史中丞安然代之然以憂卒餘皆坐罪黜此職遂廢○詔列侯楊璟薛顯等赴北平督兵屯田兼往遼東訓練士卒

聖一不忘所

十二月宋濂孫宋慎坐胡惟庸黨被刑籍其家械濂至京上怒欲誅之　皇后諫曰民間請一先生尚有始終不忘待師之禮宋濂親授教太子諸王豈宜若是慹然濂致仕在家必不知情乞赦其死　上意解濂得發茂州

賢明聖母非馬后之諫　太祖

未見有異目之辭矣

安置行至夔州以疾卒

去歲濂致仕辭上每歲來朝至期　上佇想既久廷
問變矣及至大喜加勞再三　皇太子諸王喜動顏
色越翌日勅儀曹奉餼膳抵寓館以賜日侍　上游
盤旋禁御咨詢備至至便殿日晏始退　上喟然嘆
曰純臣哉　爾濂四夷皆知卿名卿其自愛歲暮遣還
既行數日　上問其子璲曰朕晦昔夜夢見爾父談
笑如平時爾父雖去其容儼然如在目前也璲拜謝
曰非陛下念臣父之至何以形諸夢寐濂為人和易
雖為人所訐亦不校又好接引後生一生未嘗去書
致仕隱居青蘿山人不見其面近視甚明一黍上能
作十字乃不飲酒寡嗜欲故也至是卒于夔門人皆
惜之按　國初立法甚嚴　聖祖之威稟不可犯嘗
幸金華訪求許文正公之後得許文懿召之未至而
車駕還京乃驛召赴京與語悅之為立京學命為教
授鑄印使掌之仍命入侍　皇太子及諸王已而改
京國子博士陞祭酒出入兩宮垂十年自稽古經文
之實至于人材進退時政張弛僉不與議文懿亦是
是非非無所顧忌為學校更設規矩以教養數十事

上無不施行及後文書以學官雜器用于私室致原者所勒章又 上覽而吳言者不已卒安置茂州宋濂與文善皆 國初名賢眷遇又歷陞稍有差失置法不宥如此

以宋訥爲國子祭酒訥元進士也又 明由翰林學士陞祭酒橫襟講學聞者如得所歸科目所得人材率三天下之一○命豫刊天下明年大統曆以十月朔日進

上頒賜諸王及在京文武官直隸府州縣俱欽天監印造頒給十三布政司則本監豫以曆本及印分授之使印刊以授府縣頒之民間○占城國遣使來賀 萬壽 聖節因言安南以兵攻其國備訴其事降勅慰諭之

按我朝不欲遠事兵革故小夷爲强夷所侵多置不問雖外夷未免觖心而中國之民不勝福矣

爪哇國王八達那巴那務遣使奉金葉表入貢留其使月餘遣還

按爪哇即古闍婆國又名蒲家龍元稱爪哇其國分東西二王所居有蘇吉丹打板打綱底忽諸國國王宮磚墻墉高餘三丈方三十餘里屋高四丈地覆板紫藤花簾跏趺而坐民居茅茨磚庫坐臥于內王蓬頭頂金葉冠身縈莢絲帨腰束錦綺佩短刀跣足跨象或乘牛民男蓬頭女椎結上衣下帨男必腰刀極精巧刑無鞭朴罪不問輕重藤縶刃殺之市用中國古錢衡量倍于中國人有名無姓尚氣好鬬顏色黝黑蓬頭赤脚坐臥無椅榻飲食無匙箸啖蛇蟻蟲蚓與犬同寢食不爲穢也婚男造女家後五日迎婦金鼓刀盾前後甚都婦裸披髮跣足縈縈絲帨戴被金珠綵飾寶粧喪有水葬火葬二葬惟死者所欲產金珠銀犀角象采紙瑪青鹽檳榔椒食蘇木桄榔木吉貝倒掛鳥綠鳩綠鳩紅綠白鸚鵡月鹿白猿猴

討乃顏不花

洪武三年奉表入貢方物及黒奴三百人納元所授宣勅已而衰使至三佛齊國爪哇要而殺之至是來貢遣其使還詔諭貢王遂絕其使至永樂間復通中國

辛酉洪武十四年

正月詔求賢○命魏國公徐達率諸列侯湯和傅友德耿炳文沐英等將兵出塞討乃顏不花至北黃河虜騎駭遁友德等選輕騎夜襲灰山克之擒其平章別里哥樞密副使文通獲其部落人畜甚衆沐英領兵出古北口偏當一面克高州全寧諸部渡臚朐河獲知院李宣并其部衆而還○上諭吏部曰樹藝非其土則不蕃授官非其才則不任任官之務當取方正之士邪佞者去

不私二字內分人品精而約

敘宗之不偏不濫不過于此

漢武用桑弘羊孔僅之徒剝民取利宋神宗用王安石理財小

之部臣以邪正爲難辨上曰正人所爲治官事則不私其家當公法則不私其親邪人反是此亦可辨○論禮部臣曰人君操賞罰之柄以御天下必在至公無善而賞是謂私愛無過而罰是謂私惡賞一君子而人皆喜罰一小人而人皆懼乃爲至當朕于賞罰未嘗敢輕若一時處分或有未當卿等宜明白執論毋使賞厚于罰但不可濫及使小人僥倖耳○近臣有言國家當理財以紓國用者上曰天地生財以養民故爲君者當以養民爲務火節浮費薄稅歛猶恐損人況可重爲徵歛乎近臣佞言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儲財而能爲國

人規進天下驗然此可爲戒以散君與人主之福

家者、上曰、人君儲財與庶人不同。庶人爲一家計。則積財於家。君爲天下主。當散財於民。豈可兼民之養而陰奪其利乎。孔子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此言何謂也、

四月詔仍免應天太平鎭江寧國廣德五郡秋糧。創編

賦役黃冊之始

賦役黃冊

其則以一百一十戶爲里、推丁糧多者十人爲里長、餘百戶分爲十甲、設役里長一人管攝一里之事、城郭曰坊、近城曰廂、鄉都曰里、里十年一周、每里編爲一冊、冊首總爲一圖、鰥寡孤獨不任役者、則帶管于下、一百一十戶之外、而列于圖後、名曰畸零、冊成、一本進戶部、各布政司及府州縣各存一本、十年攢造一次、遂爲定制、

此乃公均之法、但里胥未免賣富欺貧、法久未能无

頒五經

奬耳

頒五經四書于北方學校、上謂廷臣曰夫道之不明由

千年之計樹木百年之計樹人聖祖之願遠矣

討五溪蠻

德興其伏波廉老而益壯

教之不行也夫五經載聖人之道者也譬之粟菽布帛家不可無人非菽粟布帛則無以爲衣食非五經四書則無由知道理北方自喪亂以來經籍殘缺學者雖有美質而無講明何由知道今以五經頒賜之使其講習夫君子知學則道與小人知學則俗美他日收效亦未必不本于此也○五月湖南五溪蠻作亂議出師討之江夏侯周德興請行時德興年老　上未之許德興請益力且示其足錄狀　上壯而遣之以下者師至五溪蠻人見兵威甚盛悉散走不敢復出○以鄭湜爲福建布政司參議時胡惟庸既敗四方有伉怨告訐者卒

浙江鄭氏
其有孔北
海兄弟之
遺風乎

雅益見H

指爲胡黨、坐重獄、及是有訴湜交通惟庸者、湜兄弟五
人、吏捕之急、諸兄弟欲行、湜曰、弟在、其忍使諸兄罹刑
辟。獨詣吏請行。仲兄濂、先有事京師、弟至、迎謂曰、吾家
長、當任罪、弟無與焉、湜曰、兄老、吾往辦之、萬一不直、弟
當服辜、二人爭入獄　上聞之、俱召至廷、勞之、謂近臣
曰、有人如此、而肯從人爲非者耶、即宥之、詔賜酒食、擢
爲参議、

湜、浦江人、鄭綺之孫、八世同居、表爲義門、其兄濂、娶
阮氏、與姒不相能、立出之、有疑之者、綺曰、以一婦亡
故、使一家乖戾、義所不爲。　太祖問其世德、遣官徵
入京師、陛見、　上問曰、爾家何雍睦至是、濂對曰、惟
若聽婦人言耳、此言有爲而發、不聽婦言、亦正是雍
睦之一端也○高汝栻曰、浦江鄭氏家範、卓哉雍睦

之義蕩然薄俗之壹光也胡可及哉但周時一夫受田百畝仰事俯育不過數口而已未聞合族而食也八世同居則合族以食也諸侯大夫之家立宗子以統族人使之聯屬昭穆不至渙散而已亦未聞合族以食也或曰先王胡不以此義訓天下曰先王處其勢有難行而情有不順也夫勢遠則宗祖袒免情乖則兄弟閱墻夫妻且有脫輻之隙婦姑不免反唇之訊別族之親盡則服盡而情義猶塗人也苟欲聚于一門之內而衰殺之能保無矛盾氷炭乎將一一繩之以家訓則法非義起人有悖心以情言之夫既合族而食則凡飲食諸事悉制于長欲無不徹而請與稟而而止啼與夫杯酒笑歡于朋友勢所不能情難遷盡遂是以先王不敢強之也郎如鄭濂以與姒不相能而遂黜其妻意欲和諧于兄弟也而反暌隔于閨閫則夫婦之倫不薄于兄弟胡以兄弟之故而致于夫妻於隔也夫鄭既能八世同居則刑于之化蔚所素孚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能行于妻子則綺平日桑可知矣

汝南侯梅思祖知雲南布政司事張紘爲左參政

容美散毛諸蠻作亂

時四川水盡源通塔、平散毛、諸洞蠻皆作亂、茶壽傍近郡縣、上謀征之、乃命　江夏侯周德興、充征南將軍、安慶侯仇成、充副將軍、征取容美等洞、以及散毛、其遣將發兵、必欲摧堅撫順、以靖西南、時德興方捜捕五溪、聞是命、即偕仇成等、移兵進討諸洞、未幾平之、德興還京

上頒勅慰勞、賜田一庄、○安南陳煒、遣使奉表貢方物、時思明府、來言安南攻其永平等寨、安南亦言思明府、攻其脫峒諸處、　上以其詐、命還其貢、以書詰責陳煒、復勅廣西布政司、自今安南入貢、並勿納

按安南、唐虞時南交也、秦爲象郡、漢爲南越所據、武帝平南越、置交趾、九真、日南三郡、宋梁時、始土豪曲

承美者孫之已而并于劉隱未幾管內大亂衆推豪酋丁部爲州師部于璉繼立宋既平嶺表璉遂內附黎桓篡丁氏李公蘊又篡黎氏陳日煚又篡李氏宋以遠夷故置不問相繼皆封爲交趾郡王元朝兼有華夷至憲宗遣將伐其國而日煚竄居海島稍不能支始歸附元封其子光昞爲安南國王光昞死子日烜自立元發兵致之日烜卒子日樽遣使朝貢元末天下大亂安南不至明興二年復來朝貢仍封爲安南國王賜駝紐鍍金銀印日煃卒弟日雉立日煋來于月逼闕五年陳叔明遣人朝貢却之明年又遣人納貢謝罪請封當是時煒闕王叔明者煒兄也其國政至是煒遣使來貢 上惡其強悍詔責之 其國東起欽州西歷江左北至臨安元江龍州其孔道悉詳其要害也由臨安經蒙自河蓮花灘至其東都可四五日其俗夷獠雜居不知禮義獷悍喜鬬不解耕種椎髻剪髮好浴善水平居不冠惟交愛人倜儻好謀驩衍人淳秀好學其山川佛跡勾漏海富良江爲大產金珠珊瑚玳瑁諸香蘇合油胡椒羚羊角犀象況白鹿猩猩狒狒白雉翡翠翔蚺蛇于鹽鹽波羅蜜烏木蘇木境內有越王城天使館浪泊柱銅鼓

討雲南

時天下大定邊境咸寧四夷八蠻莫不稱臣奉贐貢惟雲南恃其險遠殺我信使納我逋逃九月朔命潁川侯傅友德爲征南將軍永昌侯藍玉西平侯沐英爲征南副將軍率師三十萬往討之列侯吳復金朝興仇成張龍王弼都督張銓等皆從征　上諭之曰雲南僻在遐方行師之際當知其山川險易以窺進取朕嘗覽輿圖咨詢于衆得其阨塞取之之計當自永寧先遣驍將別率一軍以向烏撒大軍繼自辰沅以入普定分據要害乃進兵曲靖雲南之喉嚥彼必併力于此以抗我師審察形勢出奇制勝正在于此既下曲靖三將軍以一人

聖祖神武天定諸將直受成畧無不奏功斯實可謂邁逾其盛

提兵向烏撒應永寧之師大軍直擣雲南彼此牽制彼疲于奔命破之必矣雲南既克宜分兵徑趨大理先聲已振勢將瓦解其餘部落可遣人招諭不必苦煩也師行 上出餞于龍江旌旗蔽天而上師至湖廣友德分遣都督胡海郭英陳桓等率兵五萬由四川永寧趨烏撒友德等率大軍由辰沅趨貴州

十月命法司論囚擬律奏聞從翰林院給事中及春坊正法司直郎會議平允然後覆奏論決○給事中鄭伯同言國初之制凡啓事東宮惟東宮官屬稱臣朝臣則否蓋尊無二上之意今一體稱臣于禮未安翰林院編

此論最是

見國初用人不拘資格迥與今日

遣御史按治之始

修吳沉等曰東宮國之大本所以繼聖體而承天位者也臣子尊敬之禮何得有異請稱臣如故從之

十一月以賢良方正何德忠為河南布政司左參議聰明正直金思存為北平布政司右參議以孝弟力田舉士舉為四川布政司左參議賢良方正蔣安素為右參政○上欲革天下刑獄壅蔽之弊故分遣御史四川按治凡坐罪者悉送京師大理寺詳讞于是命御史林愿等往湖廣等處石恒等往直隸蘇松諸府按各道罪囚○傅友德進攻普定擒土酋安瓚羅鬼苗蠻仡佬開風迎降

俱定天助

時閩廣多盜命南雄侯趙庸率師討之○衢處溫三府山寇吳達三葉丁香等連結作亂命延安侯唐勝宗率兵往擒之并討平福安縣亂寇八千人○江陰侯吳良卒追封江國公

十二月傅友德等兵至普安攻下之遂進取曲靖故元梁王把匝剌瓦爾密遣其偽司徒平章達里麻將精兵十餘萬屯曲靖以拒我師沐英曰彼謂我師疲于深入未有虞心及其無虞心乃可破也遂倍道進師將至白石江忽大霧四塞衢霧及江而止須之霧霽則兩軍相望達里麻見之大驚以爲神兵飛至倉皇失措我師作

總用英謀可見軍中協和乃以成功

欲濟勢達里麻擁兵陣南岸友德用沐英謀分遣一軍泝流潛度出其陣後吹銅角樹旗幟爲疑兵山谷間達里麻益駭急撤陣後軍以禦之岸上軍心動而陣亂友德等趣師濟江以猛而善泅者先之長矛蒙盾破敵軍敵氣奪却數里而後敢陣我師旣濟整列進戰矢石砲銃齊發呼聲震天地戰數合復縱鐵騎擣其中堅敵衆披靡遂大敗之生擒達里麻從者不可勝計橫屍十餘里俘衆二萬友德悉縱使各歸本業夷人見歸者皆喜慰而軍聲益振友德自率衆數萬擊烏撒分遣沐英等師師趨雲南梁王旣入羅佐山其右丞驢兒自曲靖馳

知此然後爲吊民伐罪之師

雲南平百日而平雲南何成功之速也

歸、謂曰事急矣將奈何。於是梁王挈妻孥、與左丞達的、驢兒俱入普寧州忽納砦焚其龍衣驅妻子赴滇池島中死自飲藥不死、投水死之。父老爭焚香拜迎王師英入城秋毫無犯收梁王金印官府符信圖籍撫安其民、自出師至是僅百日雲南平友德等兵亦敗諸蠻城烏撒初友德自曲靖率兵循孤山北以通永寧兵遂搗烏撒諸蠻時元右丞實卜聞胡海等兵進自永寧乃聚兵赤水河以拒之既而海等造木筏夜半濟河進師而友德亦至兵威振盛實卜遁去友德令諸將士築城版鍤方具蠻寇復合兵來戰友德屯兵山岡持重以待之諸

識透敵情審決所謂知彼知己也

城烏撒

將欲戰友德故弗許士卒無不奮勇思致死力友德度其可用下令曰我軍深入有進無退彼既遁而復合心必不一併力與戰破之必矣若使彼據險自固未易克也我軍既陣有芒部土酋率衆援之實卜合勢迎戰我軍鼓噪趨之戰十餘合其酋長多中槊墜馬死我軍勢益奮蠻衆力不能支遂潰斬首三千餘級實卜率餘衆遁遂城烏撒得七星關以通畢節又克可渡河于是東川烏蒙芒部諸蠻震懾皆望風降附〇工部尚書薛祥死于杖下祥爲北平布政　時宰不悅適天旱不雨誣以差役不均坐毆左遷嘉興知府踰年惟庸誅罷中書

置六部召祥爲工部尙書　上曰奸臣每抑汝汝何不言祥對曰臣罔知所故及是月以他事遣累杖死

夫宋濂被放卒于夔州祥復坐累死于杖下二臣皆
皆國初賢而有功者不得以與入謀之例惜哉

壬戌洪武十五年

正月沐英等率兵畧徵江臨安沅江尋甸楚雄洱海次第皆下

二月進兵攻大理克之大理城倚點蒼山西臨洱河爲固南詔皮羅閣所築龍首龍尾上下二關號險要土酋段世聞王師且至聚衆五萬扼下關英自將攻之牢不可破乃令王弼以兵出洱水東趨上關英兵繳下關爲

是日大

蠲租之詔凡十餘下漢文而降未有愛民如此者

將角勢別遣胡游將一軍夜從間道渡河繞出點蒼山後攀木緣崖而上立我旗幟遲明我軍騎躍讙呼賊衆驚亂斬關而入海師山上軍下攻之賊腹背受敵遂潰拔其城擒段世遂分兵取鶴慶平麗江破石門關下金齒由是車里及摩些和泥等部相率歸附又畧建昌元平章月魯帖木兒降雲南悉平○前太子正字晉府長史桂彥良入朝獻萬世太平治要策十三事　上嘉納之○詔免直隸浙江及江西河南山東等處今年稅糧○左春坊正字魏德壽擧文學汪叔瑜等○詔有司各以禮幣聘之○命天下朝覲官員各擧所知一人○趙

㕑討福建南靖盜及廣東程鄉海陽龍川河源歸善及東莞諸寇盜平之○征南將軍傅友德等遣人奏事初上諭友德等以雲南既平留江西浙江湖廣河南四（聖祖處事精細深遠一時廷臣莫能及）都司兵守之控制要害考元時所常留兵數并計歲支稅糧徭役之法與凡事之便宜以聞至是友德奏自元世祖至今百有餘年屢經兵燹圖籍不存兵數無從稽考但當以今之要害宜設衛以守其稅則元司徒平達里麻等嘗言元末土田多為僧道及豪右隱占今准元舊則於歲用有所不足巳督布政履實雲南臨安楚雄曲靖普安普定烏撒等衛及霑益盤江等千戶所見

役疾耐數次第井然如身歷其他今人無此明快

儲糧數一十八萬二千有奇以給軍食恐有不足宜以今年府州縣所徵并故官寺院入官田及土官供輸鹽商中納戍兵屯田之入以給之　上可其奏

三月南雄侯趙庸籍蛋戶為水軍○置錦衣衛及鎮撫司先是置儀鑾司至是改為衛所隸有大漢將軍力士校尉人等專掌直駕侍衛巡捕等事若有重囚下本衛鎮撫司推鞫

按本衛鎮撫司後以非法凌虐將本衛刑具燒毀本衛官皆得罪以所繫囚送刑部洪武二十年後復申明鞫刑之禁凡罪囚俱送法司臣謂既置刑部三法司又設鎮撫司推鞫多此一司矣只宜依洪武晚年定制爲是且武夫餘暴其干治獄尤非所宜。

四月烏撒及東川芒部諸蠻復叛　上勅諭傅友德曰諸蠻伺官軍散處大勢不合故有此變今宜屯聚大軍蕩除諸郡蠻寇戮其酋長使之畏威方可屯兵守禦

七月詔至友德乃移檄沐英會兵進討之大敗烏撒諸蠻之衆斬首三萬餘級餘黨慴懼相率來降蠻地悉平乃以烏撒烏蒙芒部三府地近四川奏隸四川布政司

○廉州府巡檢王德亨上言家本階州界于西戎有水銀坑冶及青緑紫泥願得兵取其地以歸于朝　上謂戶部曰珍奇之產中國豈無朕悉閉絕之恐此途一開小人規利勞民傷財爲害甚大況控制邊境貴于安靜

蠻地悉平

小人欲中上心先以言利探之從此如神宗時言開礦徵稅者皆百口藉民等官易

開國承家小人勿用信哉

一家五節節雖貴可於然情則過矣

苟用兵爭利、殺掠不休、雖悔無及、此人但知趨利、不知貽害、豈可聽也。諭天下通祀孔子、賜學糧、增師生廩膳。以儒士吳顒爲國子監祭酒。詔有司旌表遼東高希聰家爲五節婦之門、裴鉄家爲貞節之門

五月、皇長孫雄英卒。國學既成、上將釋菜、令諸儒議禮。議者曰、孔子雖聖人、臣也、禮宜一奠再拜。上曰、聖如孔子、豈可以職位論哉。昔周太祖如孔子祠、將拜、左右曰、陪臣不宜拜。周太祖曰、百世帝王之師、敢不拜乎。遂再拜。朕深嘉其不惑于左右之言。今朕君天下、敬禮百神、先師之禮、宜特加尊崇。劉仲質乃與儒臣定議其

[illegible]力[illegible]
而言者不[illegible]
止利之所
在即身不[illegible]
所不顧耶

儀從之○上幸國子監詣先師孔子行釋菜禮成退御
講筵祭酒吳顒等以次講畢　上諭顒等爲人師表正
當以孔子之道爲教使諸生知所趨向復命取尚書大
禹謨洪範親爲講説反覆開諭羣臣聞者莫不悚悦遂
賜宴竟日而還○廣平府吏王允道言磁州臨水鎮地
産鐵元嘗于此置鐵冶都提舉司總轄沙窩等八冶爐
丁萬五千戸歲收鐵百餘萬斤請如舊置鑪冶鐵　上
曰今各鐵冶數尚多軍需不乏而民之生業已定若復
設此必重擾民是又欲驅萬五千家于鐵冶之中也杖
之流海外○士卒饋運渡海有溺死者　上聞之命羣

聖祖之心無事於爲慮始

臣議屯田之法。諭之曰。昔遼左之地。在元爲富。至朕即位之二年。元臣來歸。有勅復立遼陽行省者。朕以其地早寒。土曠人稀。不欲建置勞民。但立衛以兵戍之。其糧餉歲輸海上。每聞一夫航海。家人懷訣別之意。然事非獲已。憂在朕心。必至期。後命士卒無虞。心方釋然。近聞有溺死者。朕終夕不寐。爾等其議屯田之法。以圖長久之利。

六月。罷大渡河守禦千戶所。征南將軍傅友德。調從征千戶吳中。領兵千人守之。復造舟以渡往來之人。

七月。開濟爲試刑部尚書。

袁凱詩人也故善于應對如此

濟沿陽人元濟督爲察罕帖木兒掌書記入國朝爲河南府訓導擢國子助教以病免十四年四輔官安然薦其有治才以毋憂未終至是始徵入覲故超擢之

上一日錄四畢令御史袁凱送東宮覆審遞減之凱還復命 上問朕與東宮孰是凱頓首曰陛下法之正東宮心之慈 上大喜悉從之○管陽侯楊璟卒追封芮國公○宣德侯金朝興南征卒追封沂國公○靳春侯康鐸南征卒于軍○旌表貞定孝婦劉氏

按劉氏韓太初妻太初故元時爲知印洪武七年劍遷和州挈家以行劉氏事姑甚謹姑在道遇病劉氏刲臂血和湯以進姑疾愈北至和州太初卒劉氏種蔬以養姑又直姑患足疾不能起劉氏號呼神明刲股和湯以進姑復甦越月而卒劉氏殯之舍側圃中欲還合葬于舅墓凡五年不能歸事聞 上遣

以秀才而超擢尚書何驟貴之若此

中使賜劉氏衣鈔、官爲送其姑喪歸葬、旌其門、復其徭役、

以秀才曾泰、爲戶部尚書、

八月命安陸侯、吳復、充總兵官、平涼侯、費聚爲副、統領官軍、普定等處勦捕、凡攻破蠻寨數十、諸夷懾服、未幾置貴州都指揮使司、以聚署都司事○始令各衙門用半印勘合、行移、先是各布政司因仍舊弊、用空印紙于各部、查得錢糧軍需有差錯、改正、却將空印紙塡寫咨呈、補卷事發、上大怒曰、如此作弊瞞我、遂行考覈、謀用半印勘合出納關防、

是月丙戌 皇后馬氏崩、

太后聖善稱頌不盡，而獨以君臣相保為，雖不嘗殺人為勸，此其識量尤有大過人者。

后性恭儉，既貴，服浣濯之衣，衾裯雖敝，不忍易。每製衣，紡餘帛纑，為巾褥；縑工治絲，有荒纇遺弃者，亦俾緝而織之，以賜諸王妃公主，謂曰：生長富貴，當知蠶桑之不易。當為天地惜物也。后初未有子，常育 上兄子文正、姊子李文忠及沐英等數人，愛如己出。及太子諸王生，愍無措焉，拔妃嬪以下，有恩被寵顧有子者，待之加厚。太子諸王雖愛之甚篤，勉令務學，詳切懇至。諸王有 以衣服器皿相尚者，必切責之。 上以威武治天下， 后嘗濟之以寬仁。 上前殿決事或震怒回宮，必詢今日處何事，怒何人，因泣諫曰：上位已有衆子于正，好積德，不可暴怒致殺，死者冤枉。活人性命，乃子孫之福，國祚亦長久。 上從之。決事多從寬。文正鎮江西，荒淫無度， 上誅其左右，取文正回京，欲罪之。 后諫曰：文正雖驕縱，自渡江以來，克太平，破陳也先，取建康，多有戰功，及堅守江西，陳氏强兵不能克，皆其智勇也。况骨肉親，任縱有罪，亦當宥之。 上曰：后言是也。後文正徒出怨言， 上欲廢之。 后又極諫而止。吳興民沈萬三，家富敵國。 上嘗因事欲殺之， 后諫曰：彼固富可敵國，然未嘗為不法事，奈何疑而殺之？救之甚切，遂得不死，但流

之于雲南而已。上幸太學還，后問太學諸生有
務挈妻孥者，無所仰給，勸上賜以月糧，給其家，遂
爲永制。至是后病劇，不肯服藥。上強之，終不肯。
曰：死生有命，雖扁鵲何益。使吾服藥而不愈，陛下
寧不以愛妾之故，而殺此諸醫乎。妾不忍其無罪而
就死地也。上曰：第服之，幾有一無効，吾當爲汝貸
之耳。后終不服藥而崩，年五
十一。上慟悼，終身不復立后。○
九月葬馬皇后于鍾山孝陵，謚曰孝慈昭憲至仁文德
承天順聖高皇后，葬孝陵。○雲南諸蠻叛，沐英等平之。
先是大軍既平雲南，即分兵四出，攻諸蠻部未服者。雲
南城守者少，諸夷因相扇爲叛謀。有土官楊苴者，尤桀
黠，紿其下曰：總兵官已領大軍回矣，雲南城可圖也。糾
集諸蠻二十萬，來攻逼城下。守將都督謝熊、都指揮

雲南蠻叛屢平恃其險遠也

爲成督士卒嬰城固守多置强弓弩于城上賊至輙射之往往應弦而斃賊不能攻遂爲困城計時沐英駐兵易撒聞之即選驍騎一萬還援至曲靖先遣一健卒潛人報城中爲賊所得詰之曰總兵官領三十萬軍至矣賊衆駭愕轉相告報拔營宵遁走安寧晉寧江川等處復據險樹寨欲謀再舉英調兵悉勦滅之斬首六萬餘級生擒四千餘人諸部悉定雲南復平○詔選高僧分侍諸王命僧道衍往燕府住持慶壽禪寺

道衍即姚廣孝姑蘇人幼出家好讀書工詩文遇異人傳術能預知人休咎及善術數之學 太祖擇名僧輔諸王 文皇帝時爲燕王廣孝自請于 文皇曰殿下若能用臣臣當奉一白帽子與大王戴也既

廣孝之遇文皇猶劉基之遇太祖

而文皇自求廣孝于 太祖許之洪武末靖難兵起皆廣孝之謀也後其姓名竟不蓄髮娶妻卒封榮國公諡恭靖配享文廟

鑄監察御史印文曰繩愆糾繆○吏部以經明行修之士鄭韜等三千七百餘人入見 上諭之曰朕自即位以來側席賢士與圖至治然自古知人堯舜所難豈所知者皆賢所未知者無賢哉故勑天下徵聘遺逸卿等固皆賢人君子山林之下又豈無如卿者其悉舉以爲朕用于是濟寧單縣儒士張寧以董倫等薦復遣使徵之仍賜韜等鈔各一錠

十月北平都司言邊衛之設所以限隔内外宜謹烽火

徵耆儒

見諸愈悟

辭之念固

其志固在

在彼而不

在此者

洪戌

嚴斥堠控守要害然後可以讋服胡虜撫輯遐氓按所轄關隘曰一片石曰黄土嶺曰董家口曰箭簳嶺諸如此類凡二百處宜以各衛校卒戍守其地詔從之○徵耆儒崇德鮑恂上海全思誠安吉余詮高郵張長年入見恂等年皆七十餘　上喜賜坐顧問者久之並命爲文華殿大學士輔導　皇太子及皇太孫恂等固辭　上曰朕以卿等年高故授此職以輔導太子耳免卿早朝日晏而入不久當從其志庶不負卿等平生所學而鄉里亦有光矣卿何辭焉〇高〇尚〇[illegible]〇矣〇恂等復固辭一日勑賜放還○命儒臣重制九奏侑食樂章○置諫院官以耆儒劉

置諫院

翰林與內閣之始

靜、關賢、爲左右司諫、兼春坊左右庶子、趙肅何顯周爲
左右正言、兼左右諭德○置殿閣學士以禮部尚書劉
仲質爲華蓋殿大學士翰林院學士宋訥爲文淵閣大
學士檢討吳伯宗爲武英殿大學士典籍吳沈爲東閣
大學士○命禮部頒劉向說苑新序于天下學校○朝
罷召侍從儒臣訪論古道　上嘉東閣大學士吳沈德
業文學之美命畫工繪其像賜之以示褒寵
十二月吳沈薦方孝孺學行　上召入見喜其舉動端
雅曰此壯士當老其才用之遣還鄉尋以仇家得罪詞
連孝孺籍其家械送闕下上見其名特開釋○孝陵成

封都督李新爲崇山侯○設都察院以詹徽林驥爲監察都御史○命長興侯耿炳文延安侯唐勝宗巡視陜西城池督軍屯田訓練士卒陜西二十二衛兵軍凡一十萬六千餘人得驍勇騎士二萬餘人習馬二萬三千五百匹

國初儲邊糧以屯田訓練二者爲急此兵食所以足夷狄所以畏邊境所以安當世所當遵守者也

命刑部尚書開濟定議考試徵秀士優劣等議爲七條以上　上從之○置天下府州縣提刑按察分司以儒士王存中等五百三十一人爲試僉事按治二縣○部北平沿邊要害關隘二百處以名衛校卒戍守

廣東羣盜

應聘儒士沈士榮上疏言事　上手詔諭曰卿入閩志
士守儒者之道蓋久矣一旦應召而來傑然特出于衆
人攄誠納忠欲罄所懷非但朕愛卿開卿之風者皆知
愛卿矣若守此不變將同古人名垂後世卿其勉之尋
擢爲翰林待詔○南雄侯趙庸討廣東羣盜前後破十
二寨既又攻克石鼓赤峝等寨而四會縣蒲白沙長康
大冲口山河口陳家坊俱降庸慰而遣之有龍川河源
民李元帥合龍南民作亂庸發兵捕之遂率兵討陽山
歸善等州縣寇又克燈心龍湖龍歸大牛成家塘潭源
洞等砦擒其賊首數十人斬首千餘級招降無算俘其

賊首鏈平王至京乃詔班師○刑部尚書開濟奏內外諸司讞刑奏劄動輒千萬言泛濫無紀　上亦以虛詞失實浮文亂真厭之命刑科會諸司官會議奏劄成張榜示中外

皇明通紀法傳全錄卷七終